

◎百年辉煌

红色的汕头

朱秀海

当我们想起走过的每一座城市，心中是不是都会浮现出某种基本色呢？譬如南京，我们一下就会想到粉色，因为六朝衣冠，因为玄武湖春天穿越千年的桃花；如北京，我们会想到皇家专有的亮黄，因为故宫大屋顶和红墙上的琉璃瓦；再如我时常居居的海口，我们会想起蔚蓝，因为半包裹它的高远浩净的天空和像天空一样色调的大海。那么汕头呢？世界著名商帮潮汕商帮的大本营和出发地，中国第一批沿海改革开放城市中的一座，地处韩、榕、练三江冲积平原之上，濒海、沿边、沿江，港口位置兼顾南洋和东洋航道的要冲，得天独厚，得地也独厚，这座中外驰名的商业城奔涌激荡的也不该只是滔滔不尽的江海之水，而是——我还认为首先就应当是——潮商手掌心中被玩得叮当作响的银子。加上蓝天和大海之间被日光照耀的无数高楼玻璃幕墙反射出的一片银白色的城市之光，如江海之水一样浩浩汤汤，漫无际涯，说她的色彩是银色的，我以为不应当引起太大的异议。

汕头很大，来的次数越多，对她的了解越深，越会生出这样的感叹。小公园景区，开埠博物馆，侨批博物馆，始终是海防重地的南澳岛上古老的炮台和位于“粤闽界”界碑前的总兵府遗址，当然还有位于澄海区隆都镇前美村、被誉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黄故居，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差不多是我写过的乔家大院的4倍。当然还有城市的新区，包括眼下正在建造中的亚运会场馆，都在让汕头变得更大。一座城市的大小当然不限于它的疆域、人口和物产，还有它的文化以及历经千载百代如同永恒之火一样熊熊燃烧的城市精神，它们以传说的方式传播四方，历久弥新。最令人惊奇的是更多有关潮汕人的传说不在本地而在海外，下南洋时他们还一文不名，可是不用多少年，他们中



不少人就会衣锦荣归，成为成功的商业家，其实力的消长甚至足以影响某地的经济盛衰。回来了做什么？办企业、建学校、修路架桥，惠及乡梓。这样一座粤东名城，我都怀疑每一位居民血管里流淌的都是银白色的血液，因为银子就是城市血管中奔涌流淌的血液。

但是最近的一次对汕头的拜访，我还是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种色彩：红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次主人和我的同道安排的首先就是对汕头红色遗址的瞻仰，而第一个瞻仰之地就是在汕头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南山革命遗址。

天气炎热，大轿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因为我的军人和军旅作家的身份，在过往的许多年间，我拜谒过众多革命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和人物自认为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行程开始之际，虽然对这样一次新的对革命遗址的瞻仰依旧充满着庄重肃穆之情，却对于是否有新的收获不抱太多

期待。但是刚刚进入这样一次被称为“红场之旅”的拜谒，我的感情就发生了改变。

大南山革命遗址位于汕头市潮南区红场镇，作为汕头市重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我军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充满了光荣的战斗与牺牲的历史，这是我事先能想得到的；我没能想到的是另外一些一旦踏足其间就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并不是一块普通的根据地，它直接发端于我党我军打响对蒋介石反动派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以后这支队伍一路南下，最早试图进入的就是粤东潮汕地区，由于这里是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彭湃的故乡，又由于在这场最初的红色革命斗争中，由彭湃打下农民运动基础的海陆丰的斗争形势最好，后来这块范围扩展到粤闽赣三省二十多个县的根据地一般被称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大南山苏区是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在它之后，以潮汕本地人古大存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又继续在这里建立了另一个

红色根据地——东江革命根据地，而在这两个相互衔接的红色根据地的斗争史中，更是出现了众多共产党员的名字：彭湃、徐向前、李富春、邓发、方方、古大存……这些人先后在这块血与火的土地上领导过当地的土地革命战争，并相继成为两块根据地的创建者、坚守者和战斗者。

最早的当然是彭湃，早在1927年10月，他就同属大潮汕地区的海陆丰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1928年的2月23日至28日，身为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的彭湃又会同徐向前率领的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部分兵力，在海陆丰、普宁、惠来、潮州一带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并且攻占了惠来县城。当年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在敌情逼迫下不得不转入大南山领导红军作战，在一处如今被称为“英雄石洞”实则只可被视为一堆乱石缝的山洞里躲藏，而在其后4个多月时间里，一位名叫林娘圈的山下村民，天天扮成砍柴的樵夫，为彭湃送饭并传递情报。也是在这场攻打惠来县城的战斗中，红四师师长徐向前在与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的激战中腿部负伤化脓，被彭湃指派人员送往大南山一个不大的洞穴内隐蔽疗伤，该村党员蓝坤、陈巧莲不顾个人安危，上山采集草药为徐向前敷药，天天送去食物，直到18天后徐向前康复，重新走上战场。1928年下半年，彭湃牺牲、徐向前被中央派往鄂东北之后，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陷入低潮，国民党军阀对当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进行屠杀，村村放火，连老人和怀孕的妇女都不放过，大南山革命群众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但是革命的意志并没有消亡，人民没有被吓倒，1930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发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富春及方方等同志，再次来到大南山，主持召

开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代会，成立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别委员会，恢复根据地。为纪念先烈，1931年5月17日至23日召开的东江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庄严宣布，将当地称谓近百年的“石船”乡命名为“红场”。石匠翁千在阅兵台的正面巨石上刻上了“巩固苏维埃政权”7个大字，成为大南山红色革命永不褪色的历史印记。在我们走过的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口号是写在纸上或用笔墨写在墙上、门板上的，但是大南山革命者的口号刻在石头上。战争是残酷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队伍最多时达到过900余人，而最后可以查到姓名的牺牲者竟高达600余人，加上没有留下姓名的，可以想象几乎全部牺牲。这样一支队伍，这样一块根据地，虽然其历史到1931年底就基本结束了，但是它的斗争，连同斗争的残酷程度，都称得上惊天动地鬼神这6个大字！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另一重要历史贡献，是在汕头和中央苏区之间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而作为地下交通线首站的汕头红色交通站，接待和掩护过的200多位名人中，就包括周恩来、陈康等人。在这个小小的建立在闹市区的交通站里，又隐藏了多少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呢？

大南山革命遗址的中心广场——红场上站立着一位女革命者的塑像，这位革命者为了掩护红军，甘愿牺牲了自己和已经怀孕的女儿。在这位普通的潮汕女革命者的面前，我蓦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当年奔涌在这位先烈身上的红色血液，就是100多年来络绎不绝下南洋打下天终有大成的潮汕人的血液。说到潮汕精神，潮汕商帮精神，它们真正的底色，不就是大南山革命遗址无数先烈身上奔涌过的那一腔腔热血的殷红底色吗？

生活变奏曲

东晓（菲律宾）

5月的菲律宾，是热季，天空时不时乌云密布，偶尔下起瓢泼大雨，给炎热的大地带来一丝凉爽。

5月11日在社区学校打完科兴疫苗的第三针，我重重舒了一口气，我感到心情异常舒畅！

自去年3月马尼拉封城，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此起彼伏，人们好像习惯了与病毒共存。不料，今年3月病例突然间上升，医院告急，政府再次决定封城。

疫情打乱了生活，改变了许多生活习惯。自去年3月起，我只能两点一线，家和公司两头跑。车子加满了汽油，一个月都用不完。我本来每周要跑三趟银行，现在改成跑一趟。本来一周起码到餐馆二三次，有时是应酬，有时是社团聚会，疫情暴发后，一年多没到餐馆用餐。一位朋友女儿订婚宴定在高档酒家，朋友多次电话邀约，我婉拒了，觉得病毒无所不在，没必要冒险。今年1月堂妹结婚，本来让我女儿当伴娘，由于疫情，政府将集会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且只能是至亲，我们一家都不在，头定型水是我的必备神器，如今没有了应酬，偶尔出门也是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只剩下眼睛。我定型水都不喷了，就让头发在风中自然飘荡。一年多来，发现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焦虑让人老得快。

以前，一周一次到附近的健身中心运动，疫情后只能晚饭后在自家的小区步行，一天走五六千步。小区有一片小树林，散步时，晚风习习，空气清新，人放松了很多，心情也好了。以前出门必定佩戴的手表现在也不戴了，连皮裤、西装、长袖衬衫等都束之高阁，可能灰尘已经厚厚一层了。

疫情前，每月我都会到唐人街的美发店让熟悉的理发师理发，疫情后连理发店也不敢去了，在网上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老婆嫌贵，虽然剪得高低不平，左右失衡，朋友说头发像被狗咬了，但不参加应酬，好看不好看无所谓，安全要紧。以前出门，我都会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路上看到快递小哥车后面有一束束玫瑰，她会掏出手机追着拍照……却已不是小资，而是地道的花痴了，否则怎会有这样情不自禁的举动。

对一件事物的痴情厮守，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所致。乱花可以迷眼，也可以是情感的密码多棱镜，和人起伏跌宕的内心互为镜像。在她的眼里和心里，花不仅看得到，闻得到，有她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在这物我合一的交流与交融中，超越现实世界而进入心灵与精神的另一番天地。花不仅成为她的一种依靠，而且带给她也带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寄托，和我们所期许的世界。所谓花痴，花是她，她是花，这便是文学乃至艺术的力量所致。

自然，写得别致而且最动人的，是写对朋友和亲人的感情，将花与她自己交融一起，有机而密切，生动而亲切，是花、人、情三者连筋连心的彼此呼应和律动。这里的花，便不是为了文章的点缀烘托，而成为不可或缺的生命一部分。《我在每个春天数她的花朵》写朱懂和友情，《我曾用整个四季，陪着你慢慢走》写桂花和亲情。如果没有同学搞花摔跤，没有一次次和母亲的分别，朱懂和桂花还能这样打动我们吗？放翁诗说：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其实，恰恰相反，应该是：石如解语应多事，花不能言最可人。花若能言，便是邱方。

在这本书中，写得最好的是这样的文字。她打破了花的世界和自己情感世界之间的界限，使之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这样的纠结和牵绊，甚至无奈，才赋予了花的世界如此感时伤怀，如此复杂感人，如此令人追念缅怀，让花的世界变成了丰富的情感世界。

邱方是我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作为责任编辑，她为我出版了好几本书。《花有信，等风来》即是她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在她供事的娘家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也是出得其所，给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退休老编辑以慰藉，并未人走茶凉，正是风来花开。

最近几天，一直在心里盘算着身体产生抗体后想做的事情，如到餐馆就餐、理发、健身、逛街、旅游等等，想想，病毒一天不除，还必须做好防护。自3月起，中国的科兴疫苗运来了，其他国家疫苗也相继来菲，在卫生部安排下，医务工作者、老年人、普通民众陆续接种，年底能否实现群体免疫，我期盼着。

潍河岸边的缅怀

李忠春

我的家乡在鲁东南五莲山区最北端一个小山村，与1898年你出生的北杏村相距仅3里地。几十年来，听父老乡亲讲故事，阅读回忆资料，你细高瘦长的身影，跌宕起伏的经历，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在我眼前时时浮现。

你出生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崩溃。你家连续三代都是地主家佃户，父亲在你出生前4个月就病逝了，家中祖母给你地主家当佣人，母亲靠纺线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生计。

一个偶然机遇，你有了读书机会。7岁的你给地主家小少爷做伴读，做了不到1年时间。家里穷，你从小就跟着大人学做各种农活，练就了一手庄稼活好把式。在青山秀水滋润下，天生聪颖的你，成为乡间多才多艺的小秀才，吹拉弹唱、下象棋、写毛笔字样样在行。你最喜欢听母亲讲故事，也喜欢去书场听故事，那些英雄故事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扶弱济困、除暴安良的种子。

你如饥渴地吮吸知识的营养。你曾步行几十里路去别的乡镇借书。村小学里，乡贤身边，经常出现你求教的身影。你失学后几年，村里办起了针对穷子弟的私塾学堂，你也有了读书机会。两年里，你学习了基本的儒家经典，因学习踏实，很快就能写出象样的议论文章，很得先生赏识。张玉生先生晚年常对人讲：“我这一生教了许多学生，最得意的就是王瑞俊。他学的课程，都是当天背熟还能默写出来，从来不差一个字。他还注重弄懂意思。”

1918年，你考取了济南第一师范。到济南求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年夏天，你回到了家乡，反对21条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浪潮已蔓延到了这里，你们组织附近各村的学生成立了反日会，你初步展露了组织和演讲才能。你的集市演讲，极大激发了家乡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地反帝反封建运动发展。

你外出求学，正赶上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新潮鱼龙混杂。中国的出路在何方，救国救民的道路又在哪儿？你在迷惘中观察、思考、探索着。

1920年，革命先行者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就像一声春雷，在你耳畔炸响。你来到北京，趁代表山东学生到北大联系事务之机，去红楼拜访了李大钊先生，并填表成为外埠第一批会员，得到了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改变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李大钊等人引领下，你确定了自己的信仰，加入到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洪流中。

1921年7月，你奔赴上海，又去南湖，参加了那次“开天辟地”的伟大会议。从此，你开始了波澜壮阔、壮怀激烈的战士生涯！

你用如椽巨笔，写出了一篇篇战斗檄文，向黑暗社会开战。《乡村教育大非如此》等，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殷殷关切；《山海关工人宣告罢工真相》等，向工人阶级发出了战斗号角；《中国的兵患与匪患》等，又像一把火把投向沉沉暗夜，照得魑魅魍魉无处遁形。

济南大明湖畔，留下了你慷慨激昂演说的声音，燕赵大地留下了你勇敢战斗的足迹，青岛海滨、淄博工矿，你与工人亲切交谈，布置工作。直到1925年8月19日，因劳累过度，英年病逝于青岛，你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

短暂的人生，浓缩了你的思想品格和价值追求，也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保三等人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物。”毛泽东还回忆道：“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1961年，同为一代代表的董必武在路过山东的火车上想起你，写下了“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的深情赞美诗句！

你的追求影响了你的家人，大儿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加入了当地党组织，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抗日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莒县、五莲、诸城县建立起你的纪念馆。当年的小山村，如今建起一排排楼房，积沟镇成了闻名遐迩的红色小镇。家乡人翘首期盼的高铁不久将从这里通过。

当年，参加了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历史会议后，你写了一首明志诗：贫富阶级见碰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流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自此，你把自己名字改为王尽美，因为你心中的理想，就是让人民过上尽善尽美的生活。你把村前的无名土岭命名为“乔有山”，寓意为“乔迁为人民所有”。

从此，一个伟大而光辉的形象，就像家乡那巍巍的五莲山，更像那悠悠的潍河水，风范高耸，精神永存，健壮着连山儿女的筋骨，滋补着潍河乡亲的生活。你又像一盏耀眼的灯塔，照亮着齐鲁儿女前行的路。



花有信，等风来

肖复兴

世上爱花的人很多。但是，世上爱花又写花、爱花又画花的人不多。

前者，我所知道，在我国，晚清北京有蔡省吾，自称闲园菊农，爱花且种花，著有《燕城花木志》专著；现代苏州有周瘦鹃，一样爱花且种花，著有《花花草草》等多种书籍。后者，我知道的，我国上世纪50年代末有木刻家刘观，专门为《百花齐放》一书作101幅黑白木刻画花卉插图。19世纪法国画家约瑟夫·雷杜德，一辈子专事画花，画有1800种花2100余幅画作，出版了涵盖200多种玫瑰的著名画册《玫瑰圣经》。

世上爱花写花画花，能够将这样三者完美结合起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浅陋的我只知道日本的安野光雅。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爱花写花画花集于一身者，又多了一人，邱方便是。在她所著的这本《花有信，等风来——我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书中，为爱花者展开一个多姿多彩的花的世界。

写，需要文笔；画，需要技术；爱，则需要感情，且是持久而专注的感情投入。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文笔和技术的大有人在，而持久而始终如一的感情，已经越发稀薄。因此，这本书的可贵，便在于让我们可以看见花识心。虽然远远赶不上约瑟夫·雷杜德画了那么多画，却是如他一样，一辈子只做了这样一件事。

同蔡省吾、周瘦鹃和安野光雅性情写花不大一样，这本书以花为媒铺开更为轩豁一些的人生与历史。首篇《岁暮花市》，花随春节呼啸而来，轻巧地带出广州花市的历史。第二篇《回家过年》，花随父亲，“父亲种的花开得好，南方的花是没有季节概念的，高兴开了就开了”，自然地带出花开花落百味杂陈的人生。

书是按照四季节气中“二十四番花信风”编排的，但是，时间只是流序，花只是配角，主角是人，是邱方自己，是她的亲朋好友师长，还有她的家乡广西和如今生活的广州。书中写她与女儿，与父亲，尤其是最后一篇写与母亲的篇章，细微蕴藉，感人至深。邱方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芬芳的花瓣枯萎，生命的脉络将历历可见。诗人海桑说：‘世界巨大，我以渺小来爱它。’”以己之渺小，对应花的大千世界，正道出了邱方对花的爱之深切。“艺术就是感情。”罗丹曾说过的话，没错。

